

哭之既而上床鼓琴數曲歎曰顧生復能賞此吾又
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嗣嗣初陳臥問方士戴洋曰
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君先周宣曰當是吾洋曰顧
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至具月十七日卒十
九日臘宣珮明年七月晦日亡是歲太子洗馬衛玠
卒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確尚書錄尚書事父恒
尚書郎玠幼而夙異長好玄每每一言論皆以造微
瑯琊王澄有高名嘗請玠一觀歎息絕倒以天下大
亂遂扶老母將家南行玠為大將軍王敦長史謝
鯨先相雅愛相見鯨嘗曰鯨曰昔王輔
嗣吐金聲於中興時玠於江表微言之緒絕
而復續不意其意之至也王敦之害何平救若在
當復絕倒論常言人言事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
以理遣故終身不見事之咎以王敦非純臣而不
久留求向建鄴京師人亡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先
有勞疾從此遂甚卒時年二十七葬新亭東今在縣
南十里時人謂看殺衛玠

海內所瞻可具感真以敦舊好
改葬即此地也未委不葬何處

志咸和中工道等為揚州刺史下金
先馬見曰當改葬此君風流名

七年夏四月愍帝即位

改元建興元年五月使加瑯

琊王睿左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詔改建鄴為建
康改鄴郡為臨漳秋七月南郡太守周玘卒於蕪湖
玠字宣佩征西將軍長子性剛毅沉斷有父風而

諱多所庠益帝甚嘉其忠烈因疾上疏自責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左僕射屢辭疾篤還第不許上疏言郗鑒節操今孤軍在鄒山恐為胡寇所獲請朝廷徵還及帝即位嘗獨引瞻於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且無復十人因屈指曰君優其一也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忤疾病六軍敬憚之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卧護六軍所益多矣或平自表還家帝聽之遣使就拜驃騎將軍以家為府尋卒追封華容子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而好仁義有託後者皆為立園宅少與陸機善及機遇害瞻卹其家成其男女同於所生立宅於自

衣巷屋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子景隆並早

卒是歲置庠犧署養天地宗廟犧牲今在東府城後

三年春二月戊午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三月戊辰

正皇子衍為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

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

虞喜生為博士 卮字次龍臨海章安人有清操不

染流俗郡守蔣秀請為功曹秀負穉旭正色諫不納

乃謝去及坐事旭狼狽營送之永康初求俊異旭辭疾

歸尋天下大亂陳敏之逆唯旭與賀循等守死不從

由宗初頻徵不到及此王導啓立學校以旭與虞喜

俱為隱學同召之夏四月詔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可

建康實錄

三



中宗元皇帝

西晉孝武太康元年平吳乃廢建業復為秣陵分丹
 楊南郡為宣城郡還理於秣陵在今縣東南六里渡
 長樂橋古丹楊郡是也以周浚為揚州刺史所統十
 九郡七十四縣太康三年分秦淮水北為建鄴水南
 為秣陵縣仍在秦邑地而建鄴縣在故都城宣陽門
 內今縣城東二里古御街東太安二年夏五月義陽
 蠻張昌舉兵號漢稱神鳳元年使將軍石冰寇揚州
 諸郡盡沒冰因修建鄴官居之

湖澄出二百餘步日姓咸曰石來石
 來至明年石冰果入揚州遂據此地

冬十二月征東將軍劉準

案曹憲揚州記晉惠永寧二
 有石浮來建鄴自入秦淮夏

右將軍廣陵相陳敏渡江攻破石冰於建鄴永興二
 年十二月陳敏又據建鄴自揚州刺史假顧榮為
 丹楊尹以甘卓周玘為將軍敏諷察佐進已為楚公
 加九錫之禮時東海王祭酒華譚聞之與榮書陳是
 非言敏凡才無遠略昔齊之王蠋布衣爾猶不屈於
 燕况足下名重位彰受恩於國而黨奸邪自相署置
 榮得書人慙與甘卓等謀曰江東事若濟當共成之
 然則觀形勢如何敏既常才政令反覆子弟驕矜其
 敗必矣吾等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
 送洛陽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辱及萬
 世卓等然之遂與榮謀遣便密報征東將軍劉準令

率兵臨江敏令弟祖將兵拒之使甘卓屯橫江榮理
因卓兵殺陳昶斷橋盡收船於淮水南敏自出軍臨
大航岸榮以羽扇麾之敏眾潰散敏單馬共走邳等
追斬於江表陳敏字令通廬江人少有幹能補尚書
倉部令史趙王倫篡逆義兵乏食以敏為廣陵度支
令漕運江淮以濟中州屬張昌亂使石冰趨壽春都
督劉準與敏謀破冰等以功拜廣陵相時在惠帝西
遷四方交爭敏遂有據江東之心懷帝永嘉元年東
海王越秉政秋七月以瑯琊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
揚州二府諸軍事用王導計渡江鎮建鄴討陳敏餘
黨廓清江表自吳郡城修而居之太初宮為府舍

按太初宮本吳之宮晉平吳後石冰作亂焚燒蕩盡陳敏平石
冰據揚州因太初故基別造府舍中宗初渡江因居此也置丹陽內

史官以顧榮為軍司馬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顛
乃極戴若思為腹心服於各禮名賢存問風俗

永嘉五年夏六月劉耀寇各郡師淪陷懷之家塵
於平陽司空荀蕃瑯琊王為盟主

六年春二月瑯琊王瑯琊王為盟主瑯琊王為盟主
次壽陽勸退河其夏四月丙寅征南將軍荊州刺史

山簡卒簡字季倫河內人第五子簡持
中書都尚書出鎮襄陽第五子

歸葬建康玄武湖南第五子簡持
秋七月歲金太白金

以上各事皆見於史記

牛斗十二月散騎常侍顧榮卒榮字彥先吳人世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冠仕吳累遷黃門侍郎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拜郎中歷廷尉正恒縱酒酣暢詔人張翰曰唯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及趙王倫篡位以榮爲子虔大將軍府長史榮初與同寮飲酒見執炙人貌狀不允榮因割炙反噉之人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將誅榮前執炙者爲督率衆救榮得免齊王囿以爲大司馬主簿榮懼禍及終日昏醉不愬府事轉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醉人或問曰何前醉而後醒榮懼復飲酒與

鄉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常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後果拜常侍以世亂辭不受遂還吳屬陳敏據揚州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時敏使甘卓出鎮堅甲利器盡委之榮因說卓以圖敏明年周玘甘卓與榮及紀瞻等潛謀破敏及瑯琊王睿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馬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多有匡諫王皆納之進薦賢良言賀循等沉潛青雲之士而陸士光金玉之資甘季思紀瞻幹浹殊絕王皆辟用之卒官王哭之慟欲表贈依齊王功目格吳郡內史殷祐上牋論功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榮好琴書及卒家人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往

文學未及閉門絮己不妄交遊士友咸望風而敬憚
焉州辟為從事虛己備禮方乃應命除議郎太安初
妖賊張昌丘沉反於江夏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不
剋玘密結南平內史王矩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破
昌沉既畢玘不言功散衆還家及陳敏據揚州與顧
榮甘卓等謀擒敏瑯琊王初鎮江左以玘為倉曹屬
吳興人錢璩謀反玘率合鄉里義衆與郭逸討之傳
璩首於建鄴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王嘉其勲累拜
建威將軍吳興太守以玘頻興義兵勲誠並茂乃以
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為義興郡以彰
其功然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北來
人士左右王業而玘自以為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為
刀協輕已乃與東萊王恢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
困與諸南士共奉王以經緯世事事泄王秘之召玘
為鎮東司馬復改南郡太守既行至蕪湖又進爵為
公玘忽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
死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儉汝能復之乃吾子
四年冬劉曜逼長安西郡不守

五年春正月瑯琊王出師路北躬擐甲胄移檄天下
徵兵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
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

案圖經
江寧縣

石元帝初將江水嘉中置之在今縣城南七十里南臨浦
水其水源山宣州當塗縣下濮村西流入江名江寧浦也

二月平東將軍

宋哲至宣愍帝密詔令王攝萬機修復陵廟將雪大耻王聞愍帝幽于虜庭王素服出次舉哀慟哭三月西陽王羨及群寮等勸進王辭不受羨等固請王流涕曰孤罪人也不能雪天下之耻因欷歔不止令私奴命駕將返國群臣不敢逼會稽內史紀瞻與長史王導俱入見王立陳利害瞻進曰今帝失御宗社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年陛下特天所授光闡七廟以隆中興今欲守匹夫之謙而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注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臣等區區之誠不可失也王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吐續曰帝坐上應星辰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群臣因請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三月辛卯瑯琊王即晉王位承制大赦改元建武元年初備百官立宗廟社稷拜諸叅軍百餘人為奉車都尉駙馬都尉等掾屬時人呼為百六掾

案圖經晉初置宗廟在古城宣陽城外郭墜下遷

之左宗廟右社稷去今縣東二里玄風觀即太社西偏對太社右街東即太廟地太廟書已具孝武卷中社立三壇帝社太社各一稷一本云洛陽社

二壇稷一壇今亦合其制宜者也

夏四月丙辰立世子紹為晉王太子進

百官行賞以王子宣城公衷為瑯琊王以王導都督

中外諸軍事其餘進班各有差六月丙寅司空并州

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

等一百八十人遣長史温矯來上表勸王即尊位王

優令答之以二公共濟艱難同契一德撫寧戎夏勤

靜以聞冬十一月進司空劉琨為太尉初置史官立
太學以于寶王隱領國史是歲揚州大旱晉陵內史
張閻奏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

建武二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崩問至晉王服斬縗居

廬丙辰王侯百寮上尊號勸進是日晉王即皇帝位

于建康案帝自永嘉元年領江左至建武二年積十一年即帝位居舊府舍至明帝亦不改作而成帝業始結苑城也

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瑯琊武王伷之孫恭王覲

之子初魏明帝青龍三年冬十一月張掖郡丹陽川

谷全溢有石流出立於川中有馬行列而犧牛在後

麒麟居東鳳皇處南白虎處西八卦分布成文占者

或云牛繼馬後及宣王秉政深以牛氏為慮因征遼

書五十五卷

東還遂為二盭同一口貯酒醎殺大將軍牛金後恭

王妃夏后氏與小吏牛欽私通因產帝咸寧二年生

於洛陽有神光滿室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於

目角之左龍顏隆準目有精光顧眄煒如也年十五

嗣位瑯琊王三十二始鎮建鄴四十二即帝位戊辰

大赦改元太興元年文武增位二等庚午立紹為皇

太子夏四月丁丑朔日有蝕之戊寅初禁招魂葬案

書東海王越死於鄴屍為石勒所焚妃裴氏過江乞招魂葬帝雖許之治書衛史表瓌與博士傅純議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遂禁斷

五

月幽州刺史段匹磾執太尉劉琨囚之初王敦見琨

勸進表至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祚者非大王而
誰敦大怒投表於地曰讀左傳三十年一朝為劉琨

用却因內憚焉及聞拘繫密使段匹碑殺琨又懼衆
反已遂稱有詔收捉琨聞敦有使至不通命知謂其
子曰處仲使來而不告我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
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涕泣悲不能自勝癸
丑匹碑縊殺琨并子姪四人時年四十八琨字越石
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少負志氣有縱橫才善
交勝已而頗浮誇與祖逖爲友聞逖被用乃與親故
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累
遷位并州刺史愍帝即位拜司空封廣武侯都督冀
幽并三州軍事尋爲石勒所破窮蹙歸匹碑遇害初
琨在晉陽時嘗爲胡騎所圍數重窘迫無計乃乘月

登樓清嘯賊聞之者皆悽然長歎中夜因奏胡笳賊
又流涕有懷土之感向曉並棄圍而去及帝將中興
於江東中朝士大夫多過江歸帝朝廷望之怨琨不
至王處仲曰江東地狹不容琨氣六月旱帝親雩詔
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以薛兼爲之

案刺史尹內史太守止是
之官晉百官志云王臨

州則郡有內史州無王則唯太守尹者正也漢置河南
尹晉江左置丹陽尹蓋天子所居則郡以尹爲主者也是月置招諫鼓

立誹謗之木秋七月劉聰死子祭嗣位尋爲其臣靳
準所滅準自號漢王八月皇太子釋奠于太學冬十
月劉曜僭號于赤壁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
有赤青珥新作聽訟觀十一月劉聰故將王騰馬忠
等誅靳準送傳國璽於劉曜癸巳詔改吳名賢具條

列聞奏其歲武昌太守王謙牛生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

二年春正月使冠軍將軍梁堪守太常馬廄等修復山陵迎梓宮于平陽不剋而還五月壬戌詔去非急之務非軍事所須皆省之夏六月丙子罷御府及諸郡丞置博士貲五人秋七月乙丑開府儀同三司賀循卒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學族高祖純後漢侍中避安帝諱爲賀氏父邵吳中書令循有操尚童斷不群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善屬文舉秀才後遷武康令陸機表薦累遷南中郎長史不就歸與鄉里合義討逆及陳敏據江外矯詔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與顧榮等平敏拜吳國內史帝鎮江左守職尋轉軍司因與循言及時政事遂問循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耶循未及言帝悟曰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臣誠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二日不出及帝承制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不起帝使與疾至親臨詒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跪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一無所受時江東草創循多陳利害言而必從進爲侍中以討華軼功封都鄉侯固讓不受建武初拜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宗廟始建舊儀多闕循議定七廟帝踐位遷太子太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脩累

表周讓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後疾篤表乞骸骨詔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親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已不能言指左右推去章服駕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三焉往還皆拜儒者為榮卒時年六十帝哭之慟贈司空謚曰穆將歸葬於吳皇太子追送近郊望無流涕子隰案晉書隰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於甲陋空成名於世甲太以尚書戴若思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

并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八月肅慎貢楛矢石砮九月鎮西將軍豫州刺史祖逖卒逖字士稚范陽道人世吏二千石為北

魏書卷之六

魏書卷之六

卷之六

李士

州舊姓逖少孤兄第六人性最軟蕩不修儀檢年十五六猶未知書兄該納等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操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賑貧乏鄉族重之後乃專學博涉書記年二十四舉秀才不行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鷄鳴琨理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二人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累遷太子舍人洛京喪亂遂避地淮泗元帝鎮江左徵為軍諮祭酒將家居丹徒之京口西朝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從者皆傑勇之士元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帝北收遺黎雪

國大耻帝許之以逖為豫州刺史不給鎧杖令自招募仍將本從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因進屯淮陰鑄兵器練士卒轉鬪而前大破石季龍蓬陂塢主陳川川還襄國季龍使川將挑豹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軍韓潛等進鎮東臺西賊同一大城相守四旬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上臺如米以示賊賊飢久益懼石勒遣將劉恣等以驢千頭運糧以饋逖使擊破之獲夜堂豹宵遁一因進鎮雍丘略定河外巡撫征戍時趙固上官巳于知郭默等皆受逖節度於是黃河已南盡為晉土其河上先有堡固

■ 錄之二

上元

及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如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勸督農桑剋已施下收葬枯骨為之祭醮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舞詠恩其得人心如此詔進逖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皐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收利十倍公私豐贍士馬日彊方欲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遣使若思為都督逖不平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等今上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置妻子於汝南大木山下進繕虎牢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

史周閔築壘未成而逃病甚時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軍當死逃亦見星曰此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年五十六卒於雍丘百姓如喪考妣皆為之立祠

案晉書王敦之懷亂逆思不

敢發至是始得肆其奸雄焉冬十一月戊寅石勒僭稱趙王

于襄國是歲作南郊在宮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

案圖經在今縣城東南十八里長樂橋東籬門外三里今縣南有郊壇村即吳南郊地

三年春二月辛未雨木冰三月燕王慕容廆奉送王

壘三紐夏六月吳郡米廡無故自壞米廡貨糶之屋

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之象秋七月詔瑯琊國人隨

在此者近有千戶以立為懷德縣統丹陽郡未復為

湯沐邑

案中宗初瑯琊國人置懷德縣在宮城南七里今建初寺前路東後移於宮城西北三里青園寺西帝又創已北為瑯琊郡而懷德

屬之後改名費縣其宮城南舊城咸和中移建康縣自死城出居之案南徐州記費縣西北八里有迎檐湖昔中宗南遷衣冠帝卷過江客去相迎有檐於此湖側至今名迎檐湖世亦呼為逆檐州在縣城西石城後五里餘初隨帝過江有王離妻者洛陽人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火色甚赤異於餘火有靈驗四方病者將此火煮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妖惑官司禁不能止及季氏死而火亦絕時人號其所居為聖火巷在今縣東南三里禪眾寺直南出小街或云齊時復有聖火事具齊卷內

八月追尊所生夏侯

氏為皇太妃太妃諱光姬沛國譙人祖威兗州刺史父

莊淮南太守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惠初帝嗣立稱王

太妃永嘉元年薨於江左

案晉書妃后傳初有讖去銅馬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鑠而元帝果中興於

江左

庚申追尊敬王后虞氏為敬皇后辛酉遷神主于

太廟敬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父豫后無子永嘉

六年薨時年三十五至是追尊

案外戚傳宋元敬父虞豫少有美稱州郡禮辟不就早明

立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胤嗣爵后弟也遷步兵校尉

辛未皇太子釋奠于太學

冬十二月丁未嚴設煮鹽之法造私鹽者以半與之又募入米京師米一斛與鹽四石是歲創北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西至宣武城六里餘後苑牛生一足三尾生而死足少不勝也

四年春二月鮮卑遐末波奉送皇帝信璽度戎告太廟受之癸亥日闕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是歲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尋陽侯周訪卒訪字士達汝南安成人漢末避地江南晉平吳移家尋陽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謙讓果於斷割調窮賤之家無餘財為縣功曹時陶侃為散吏訪薦侃為

晉書卷一百一十三

晉書卷一百一十三

一三

九

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鄉人有盜訪牛於冢間殺者訪得之遣盜密埋其肉不使人知之及帝渡江命訪叅鎮東軍事累遷振武將軍與陶侃征杜弢弢時作桔槔打官軍舡艦訪於舡上作長岐棖以拒之桔槔不能為害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訪追彥斬之將戰以為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時賊彊兵衆訪知力不可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甘四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我宜促渡水而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不

能濟時杜弼將杜曾又聚衆破陶侃於沔城帝令訪
救之訪率衆至沔陽曾等銳氣其盛訪曰昔人有言
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
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
右甄訪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
三鼓兩甄敗鳴六鼓及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
鼓音選精甲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
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
大敗杜曾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衆請待明日訪曰曾驍
勇能戰向之戰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一旦及其衰乘
之可滅也鼓行而進遂是漢高帝訪部將蘇益追擒杜
曾等於武昌送王褒勸之曰三教懼杜曾之難謂訪
曰擒曾當相論遂荆襄及曾平後從事中郎將
郭舒訪教曰荆州用武之國若以假人恐有尾重之
患公宜自領以訪為梁州可矣訪大怒教乃手書譬
釋并遺玉環玉枕以申厚意訪投枕於地曰吾豈賈
豎可以實枕悅乎陰欲圖之專患之而憚其禮不敢
有異訪感風旣著遠近悅服勇智過人為中興名將
性謙虛未嘗論功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
功勳如此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
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時王敦有不臣之心訪嘗切
齒敦懷逆謀終慮訪未敢為非卒時年六十一帝哭

之慟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

案周訪傳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

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旅泊官亭湖廟廟本靈驗入者皆死及訪憇寢略無怖異明早即廁見一老父訪執之乃化為雄鴨也

五年春正月大赦改元永昌元年戊辰大將軍荊州牧王敦舉兵反於武昌謂長史謝鯤曰劉隗奸邪將覆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安時濟民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言未及卒敦怒曰君至庸才豈達天理發檄四方以誅劉隗刀協為名遺龍驤將軍沈充都督吳興等諸軍事已巳敦上疏曰昔太甲初雖不能遵明湯典幸納伊尹之勲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刀協等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

卷之八十七

晉書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七

忍也孰不可忍也朕將親御六軍以誅大逆二月內外戒嚴徵諸徵鎮入衛京師詔公卿已下廷議丞相王導率昆弟子姪三十餘人詣闕待罪帝召入見導前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跌而下執手曰方託百里之命卿何言耶乃詔大義滅親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勅丹陽諸郡皆加軍號以太子右率周筵行冠軍將軍統兵三千討沈充使鎮北將軍劉隗軍于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甲午帝被甲徇六軍於郊外詔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南將軍甘卓領荊州各率所統以躡敦後四月敦先鋒攻石頭軍周札開城納賊王導郭逸周顛刀協劉隗

等三道出戰六軍敗績皇太子欲親率將士自決戰
外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固諫抽劔斷鞅乃止尚書令
刁協劉隗並出奔協至江乘爲其下所殺隗入于石頭
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解褐從元帝爲
從事中郎累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世子文學王
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而
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
止自今已後宜爲其防隗爲法官多所彈奏不避豪
彊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
因奏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赤
旋復流下四赤五寸百姓誼譁觀者滿路咸爲冤枉
之徵請見免相府從事及王道等官帝自責過而謝
隗晉國旣建拜御史中丞帝即位拜鎮北將軍都督
青徐諸軍事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
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爲湘州續用
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
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
之徒勦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
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書曰魚相望於
江湖人相知於道術竭股肱之力効之以忠貞吾之
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逆舉兵以討隗爲名詔徵
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

入見帝與刁協奏請誅王氏帝不從有懼色及率兵
攻石頭不拔入宮告辭帝令避難雪涕與別至淮陰
為劉遐所襲奔于偽趙庾午帝釋戎服使侍中王彬
阮孚宣詔於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是息兵則天下
尚可其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瑯琊以避賢路乎未
大赦使太常荀崧就拜敦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進封武壽郡公邑萬戶加羽葆鼓吹詔
百寮見敦於石城塞問戴淵曰前日之戰其有餘力
乎若思荅曰豈敢有餘力乎不足耳又問曰吾此舉
動天下以為何如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
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勸周顛曰伯仁知何實
我顛曰公戎車死
此實公敦憚其辭正
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
望邪顛曰二宮自如昨詔於臣等故未可知時護軍長
史郝蝦等勸顛避義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大奔喪
可草中求活耶初司空王導率子弟詣闕下請罪值
顛將入導呼顛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就
帝言導忠誠帝納其言與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
又呼顛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
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
已而其銜之及敦得志三問導周伯仁戴若思可為

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
事中食直言引亮正想群賢達吾此懷矣已亥石勒
寇河南司豫充三州並沒將軍李矩衆潰 矩字世迪
平陽人以滎陽守隨中宗加冠軍將軍領河南平陽
太守頻破劉聰以功進安西將軍劉聰死其將靳準
殺聰子粲盡滅劉氏乃上言二帝幽沒虜庭今謹扶
持梓宮請矩上聞矩馳表于帝帝使太常韓胤迎梓
宮未至遇石勒劉曜破靳準矩舉衆南走墜馬死五
月以征南大將軍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襄雍
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以荆州刺史王舒爲都督
湘中諸軍事湘州刺史以劉毅爲平越中郎將廣州
刺史六月太子庶子孔衍卒 衍字舒元魚國人孔子
二十二歲孫少好學諳識古事朝儀軌制多取正焉
著春秋後語十卷秋七月詔郊祀天地之重事自中
興以來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郊之禮漸不復設
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
舉主者其依舊詳題以時置祭八月詔吳時將相名
賢之胄有能纂述家訓忠孝仁義靜己守真不聞於
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閏月壬午帝不
豫召太宰西陽王羨司徒王道尚書令卞壺車騎將
軍郗鑒護軍將軍卞亮丹陽尹溫嶠等並受遺輔
太子丁亥遺詔歛以時服務從簡約戊子帝崩于大

王敦舉兵徼入築壘於大桁北既而石頭不守遇害時年五十二賊平追贈右光祿大夫六月早敦將還屯武昌不期而去多收時望殺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狀五日而萎落是月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旨害侍中荊州牧甘卓於襄陽 卓字季惠丹陽人秦丞相茂之後少忠正舉秀才累遷離狐令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陳敏據揚州深相結託爲子景娶卓女及周玘顧榮唱義邀卓共討敏定江南帝初鎮建鄴以爲揚威將軍征周馥杜弢屢有戰功封南鄉侯湘州刺史尋改安南將軍梁州刺史鎮襄陽善於綏撫孤幼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租責稅卓至不收其利皆給貧人西土稱爲惠政及王敦舉兵告卓卓僞許之而心不同及敦將發卓使叅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言去何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唯除奸完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會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來說卓言王敦以私憾稱兵象魏此實忠臣義士匡濟之時時不可失卓笑曰柏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時敦以卓不至慮其在後爲變遣叅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至背敦說因說卓襲之卓遂決曰吾本意也因馳檄遠近陳敦肆逆遣司馬孫雙奉

表詣臺使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期令譙王承
堅守長沙京師大喜詔書遷卓鎮南將軍侍中都
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荆州牧敦聞大懼遣卓兄子印
求和謝卓曰君此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
爾想便旋軍襄陽當結姻好及王師敗績敦求臺驛
虞幡以駐卓卓聞周顛戴若思遇害流涕謂印曰吾
之所憂正爲今日每得朝廷人書以胡羯爲先不意
禍起蕭牆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適據武昌敦
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望不如還軍更思後圖於
是自猶口命旋軍襄陽都尉秦康說曰今分兵取敦
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而
擒也卓不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討敦卓徑還襄陽
意氣騷擾失常自照鏡不見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
心甚惡之家中金櫃忽鳴聲似槌鏡清遠而悲巫云
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
警卓轉更很復散兵大略而不爲備故周慮等附敦
意詐云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捕魚乃襲害卓傳首
于敦四子蕃等被殺秋八月瑯琊太守孫默叛奔石
勒冬十月沈充陷吳國新昌太守梁顧起兵反應充
京師大霧黑風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乙酉罷司徒并
丞相閏月己丑帝崩于內殿太寧元年春二月葬平
陵陵在今縣北九里鷄籠山陽不起墳案帝年四十

二即位立五年年四十七山崩諡元皇帝廟號中宗

初帝崩群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

思詳僕射苟崇議以為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祚聖哲先帝中興德澤

於大戊思惠邁於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中宗既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剪

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

詢之朝野上號中宗下曰有期不及帝幼有令問屬惠皇之際王

室多故惟退讓不顧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唯侍

中嵇紹異之謂人曰非王毛骨非人臣之相元康

二年從討成都王穎敗也叔父東安王繇為

穎所殺帝懼禍及奔秦州其夜月明星稀衛瓘言帝

無由得出甚窘道有雷震其殿冥雷雨暴至微者皆

弛因得潛出先是穎又令關禁貴人既至河陽為津

吏所止從者宋典以策刺馬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

亦被拘邪吏乃棄過至洛陽迎太妃俱歸東國東海

王越輔政加帝平東將軍鎮下邳尋遷安東大將軍

都督揚州諸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用王導計

懷帝永嘉元年始渡江鎮建鄴初惠帝太安之際童

謡去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及是帝與西陽王汝

南王南頓王彭城王等獲濟而帝音登大位帝性簡

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頗以酒廢事王導一言

帝命酌引觴覆之於地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

施絳帳帝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等帳寵幸鄭夫人

衣無文練從母弟王廙為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

晉室遘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勅

不出江畿經略區區僅全吳楚昔秦望氣云五百年
後金陵有天子氣及孫權稱號自謂當之考其曆數
猶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
應在於此矣太康初平吳王濬實先至建業而吳降
款遠歸壘於瑯琊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
太社樹中有青氣屬天占者云東莞有帝王之祥由
是徙封東莞王伯為瑯琊王伯即元帝祖明帝元生
生天意人事中興符也始西晉亂武帝子孫無子遺
社樹折之應常風之罰也青氣東莞之祥也

建康實錄



肅祖明皇帝

明帝諱紹字道畿中宗長子母豫章君帝幼而聰哲年數歲嘗置中宗膝上會長安使來中宗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日遠中宗問其故答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爾中宗異之明日會群臣又問之對曰日近中宗失色曰何異昨日之言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竒之大興元年春三月改晉王太子立為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當代名臣王道亨庾亮溫嶠等咸親待之嘗論聖人真假之意導等不能屈又習武藝善撫將士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及王敦執政知帝神武明斷朝野共欽欲謀以不孝廢之會百官問皇太子何德可稱聲色俱厲必使有言中庶子溫嶠對曰鈎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為孝矣眾皆以為然敦謀遂止

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中宗崩庚寅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尊所生荀氏為建安郡君

二年春正月赤烏見癸巳黃霧四塞二月葬元皇帝于建平陵帝徙跣至陵所三月戊寅朔大赦改元太寧元年臨軒懸而不樂丙戌隕霜殺草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是月王敦獻皇帝信璽一綬敦將謀篡奪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

之敦下屯于湖陰帝乃以將司空道守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五月蜀李驥寇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崇拒戰於堂狼大破之崇以追遠不敢窮追渡瀘水遜大怒駿上衝冠冠盡裂中夜而卒 遜字邵伯魏興人累遷魏興太守在郡私牛馬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中宗即位拜寧州刺史封褒中公是月王敦害從事中郎將周嵩及尚書周札 札字宣季義興人征西將軍處之少子以冢石自處累遷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主敦舉兵下攻石頭札不守開門納敦敦用為尚書兄弟皆居列位吳士多依附王敦深忌之及周筵母喪送葬者千數敦益憚焉錢

鳳詭敦曰夫有國者患於疆逼自古艱難恒必由之

今江東之豪莫過周洪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

周已最彊而多俊才曰洪為之所則後嗣可安國家

可保敦納之因有道士李脫妖術惑眾自言八百歲

故號李八百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瀟山作

逆敦使廬江太守李洪告札及宗黨與李脫謀反遂

盡掩札兄弟子姪等以誅之 嵩字仲智尚書僕射顓

之次弟猶狹每以才氣不凌物中宗作相引為參軍及

晉王即位拜奉朝請甲遷御史中丞時王敦勢盛中

宗漸踈王導守嵩因上書曰言導忠諒竭誠義以奉主雖

有不軌之者父子尚無而反顧之義况兄弟乎此固舊

德不可棄垂成之業也中宗感悟與導親如故及敦
破石頭擅朝柄而害顛攸人弔嵩嵩曰士兄天下人
為天下人所殺復何平焉敦甚銜恨懼失人情故未
加害用為從事中郎嵩以兄遇橫禍怕憤憤敦知之
使妖人李脫誣嵩反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誦經
初顛母李氏冬至置酒舉觴賜二子曰吾人謂渡江託足無所不期爾等並貴
列吾目前復何憂也嵩起曰恐不如此尊言伯仁志火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
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在母目下阿
奴漢小字也後果壽終位至侍中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也六月壬

子立皇后庾氏秋七月丙子朔震太極殿柱冬十月
散騎常侍薛兼卒 兼字令長丹陽人祖綜父瑩並仕
吳顯位兼少清素與同郡紀瞻唐陵閔鴻會稽賀循
吳郡顧榮齊名號為五俊初入洛舉孝廉拜比陽

相中宗鎮江左用為軍諮祭酒累遷左長史進爵安
陽鄉侯中興建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
傳東宮談者美之及帝即位詔以師傅加進崇禮八
月石勒將石季龍攻陷圭州刺史曹嶷遇害冬十一月
以國飢乏調刺史已下米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臨軒懸而不樂庾辰赦五歲
刑已下夏五月王敦在湖陰謀舉逆帝密知之自乘
巴滇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時有軍士
疑帝非常人敦時晝卧西日繞其營驚起曰此必黃
鬚鮮卑奴來也案晉書帝母曰黃須鮮卑奴也於是使五騎
追之帝已馳還見逆旅毒以飯姬以七寶鞭與之曰後

有騎來以此示也俄而敦追騎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翫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晉書云帝以糞為信而止帝僅獲免丁巳敦病亟無子養兄含子應為

嗣矯詔拜其子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而拜含為驃騎大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含字處弘少頑兇以敦故累遷顯位日夜與敦計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伯謝雍為爪牙戊午敦以左司馬溫嶠為丹陽尹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狀今病篤恐左右促其事請為之備帝召侍中陳晏往問疾使密觀形勢錢鳳以敦病懼不諱云謀發兵向京師丙寅帝乃詔王敦將帥官寮唯討錢鳳一人其餘文武無所問罪其有捨王敦姓名而辨大將軍者準軍法從事丁卯以司徒王導為鎮南將軍前鋒大都督以溫嶠為中壘將軍與尚書卞壺守石頭以應詹為護軍將軍督朱雀航南諸軍事以達威將軍趙胤等武旅三萬十道俱進以奮威陶瞻補欽三萬繼之水陸齊勢帝親御六師以尚書郝鑿庾亮為左右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銜平北將軍王邃平西將軍祖約臨淮太守蘇峻等並入衛京師以太宰西陽三

襄惣統諸軍以虞潭為會稽太守使囁沈充別遣充鄉人沈名徃吳興諭充許以為司空充謂名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名年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

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

名

因陳禍福

成敗苦勸之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

豹尾終不還也時虞潭舉兵於會稽將建牙有野鷹

飛集帳屋衆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鳥來破賊必矣

勳病轉篤不能統衆兄含謂勳曰此家事吾便當之

成辰勳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為名以含為元帥

率錢鳳鄧岳周撫等將發鳳問勳曰事剋之日天子

云何勳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但盡卿兵勢唯保

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辛未含至江寧王導使人送

書與含廣言禍福勸含還武昌保其門戶無黨犬羊

以肆逆導雖不武情在寧國明日張瞻為六軍首寧

忠臣死不無賴生含不答秋七月壬申朔含與錢鳳

等水陸伍萬至干南岸遊騎逼淮溫嶠乃燒朱雀航

以挫其鋒帝躬率六軍出次南皇堂欲討之知其為

物情所畏密與王導謀曰自上人情業業皆杖取為

勢若聞其斃衆必危殆因而擊之可破之導遂集宗

人詐云敦死舉哀衆果大危癸酉夜募壯士與中軍

司馬曹淦左衛將軍陳嵩段秀等領甲卒千人渡水

掩其未備平明大破含軍於越城臨陣斬前鋒何康

鄧岳等

曹書岳陳郡人也字子超勇力絕人為相溫參軍時人方之樊噲襄陽城北為水中有板橋為人所害岳入水截橋而出人皆異之

敦聞軍敗大怒曰我兄老婢兒耳門戶事去矣語參軍

呂寶曰吾當自力行因執力而起起而復困卧遂憤惋而

死臨絕召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置百官然後營葬事俄而躬死秘不發喪裹屍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夜與左右縱酒淫樂王含錢鳳乃率餘黨自柵塘西置五城造營

案圖經五城狀如却月勢高二丈相去各二十丈在今縣東二十五里陶季直京都記五城處淮帶湖祖道送歸多士集此處唐景雲中縣令陸彥恭於城側造一橋渡淮水則今之五城橋也

辰沈充自吳興率兵萬餘來會含等進築壘於陵口未賊分軍從竹格渚濟水光祿勳應詹拒之不利含鳳長驅至御街沈充自青溪引軍與含會至宣陽門北中郎將劉遐歷陽太守蘇峻等率輕騎從南塘出橫擊之賊軍大潰劉遐乘勝追破沈充於清溪丙申含等燒營遁走蕪湖與子應乘單舟奔江陵荊州刺史

贊六

史王舒使人迎之並沉于江餘黨平

晉書王舒完允之物也時嘗隨從伯躬躬與錢

風講為逆允之時飲酒帳中卧已醒悉聞其言慮躬疑之便於卧裏大吐衣面並汚風既出躬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允之末還京師且以躬謀自父父即與導自帝及躬平後累位至會稽內史詔御史劉羣往蕪湖發瘞出敦蹠

而刑之焚其衣冠梟首於大航觀者稱慶數旬尚書令郗鑒啟帝聽收私葬許之 敦字處仲司徒導之

從父兄也伯祖祥字休徵魏太尉祖覽祥異母弟魏宗正卿生六子裁基會正彥琛裁生導基生敦敦少有成人之風尚晉武帝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會賓客因樂失調殺美人一坐為之改容敦神色自若時又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所故不肯持美

人悲懼傲然不視導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
令終也時洗馬潘滔見敦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
未振若不噬人必為人所噬後遷中書監永嘉末天
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
寶物散之於眾及東海王越輔政以敦為揚州刺史
潘滔進諫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
是見賊也越不從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酒進左將
軍與從弟道守同心翊戴元帝於江東以隆中興時人
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太興初與陶侃周訪討杜
弢敦以元帥進拜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荆湘交廣
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於是

四四一

卷之七

七

七

七

專擅之跡漸彰帝安慰之加侍中荆州牧敦既專任
閭外有問鼎之志帝畏而怒之遂引劉隗刁協為腹
心及隗用事頗間王氏敦怒上疏陳之自爾憤憤不
已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
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鐵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
盡缺乃率眾內白以誅劉隗為名既破王師擁兵石
頭多行殺害肆其劫掠稱疾不朝而去及帝即位乃
諷朝廷徵已因下鎮姑孰帝使兼太常應詹授敦加
黃鉞班劍虎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
殿又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不見使主簿受詔
敦既得志暴慢愈甚諸方貢獻多入已府 舍既處

水

疾黨成不軌初敦始病也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又

夢刀恟乘輅車導從瞋目叱左右執之意惡而死敦

眉目踈朗性簡脫口不言財利武帝嘗召時賢共言

伎藝之事敦都不關意自言惟知擊鼓因振袖揚袍

音節諧諧神氣自若舉坐歎其雄爽案晉書石崇以奢貴矜

侍置香粉有容色如列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數勝故著新意色

無作婢相謂曰此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左右或諫之事乃開後閣驅諸

婢妾數十人並放之丁酉帝自南皇堂還宮大赦天下詔王敦徒從

被逼者一切無所問唯其黨不原是月分遣諸將追

逐敦所置官室及將帥逃者丁未義興人周騫殺敦

所置太守劉芳于郡祖約逐敦淮南太守任台于壽

春戴淵弟良及周光獲錢鳳斬之沈充奔於吳故將

吳濡誘充於覆壁中殺之並傳首京師九月論平賊

功封王導始興公温嶠建寧公卞壹建興公庾亮永

昌公餘賞各有差冬十二月壬子帝謁建平陵行大

禮豐是歲驃騎將軍臨湘侯紀瞻卒 瞻字思遠丹陽

秣陵人祖亮父陟皆吳三公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

居歷陽察孝廉不行尋舉秀才為司馬東閣祭酒太

安中弃官歸家與顧榮共討陳敏徵為尚書郎中宗

鎮江外引為軍諮祭酒帝親往瞻宅與同車而歸加

揚威將軍拒石勒功除會稽內史時有詐為將軍府

吏收諸贐令拘之瞻疑其偽破檻出令而訊問使者

果伏詐妄及中宗踐位累拜侍中領尚書令上疏諫

諱多所斥益帝甚嘉其忠烈因疾上疏自責因以疾
免尋除尚書左僕射屢辭疾篤還第不許上疏言郗
鑒節操今孤軍在鄒山恐為胡寇所獲請朝廷徵還
及帝即位嘗獨引瞻於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且
無復十人因屈指曰君便其一也轉領軍將軍當
時服其嚴毅雖怖疾病六軍敬憚之加散騎常侍及
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卧護六軍所益多矣
或平自表還家帝聽之遣使就拜驃騎將軍以家為
府尋卒追封華容子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
交遊而好仁義有託後者皆為立園宅少與陸機善
及機遇害瞻卹其家成其男女同於所生立宅於自

衣巷屋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子景隆並早
卒是歲置庠犧署養天地宗廟犧牲今在東府城後
三年春二月戊午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三月戊辰
正皇子衍為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
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
虞喜上為博士 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有清操不
染流俗郡守蔣秀請為功曹秀負穉旭正色諫不納
乃謝去及坐事旭狼狽營送之永康初求俊異旭辭疾
歸尋天下大亂陳敏之逆唯旭與賀循等守死不從
由宗初頻徵不到及此王導啟立學校以旭與虞喜
俱為隱學同召之夏四月詔大事初定其命惟新丁

極東堂九月辛丑葬武平陵在縣城北九里鷄籠山

陽與元帝同家帝年二十五即位立三年年二十七崩謚曰明帝廟號

肅祖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凶歲飢死疫過半

虛弊既甚事極艱虞王敦震王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用獨



建康實錄第六

建康實錄

